

第一次看天安门升旗

黄田

最早认识北京天安门,源于儿时吟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可以说,我是哼着这首悠扬动听的歌曲长大的。当时,听不少人说,如果能去北京看天安门,那么这辈子就心满意足、死而无憾了。可见,到北京天安门游览,是很多中国人心中共同的梦想。

在去年国庆节,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女儿带着外孙从深圳出发,我和妻子从浙江出发,一同坐上高铁,跨越千山万水,共赴北京,去天安门广场,观看那神圣庄严的升旗仪式。

次日凌晨4点,随着闹铃响起,我们一家人立即起床。妻子匆忙将昨晚准备好的早点塞进提袋,在女儿的催促下,拉着外孙,火速冲出酒店,拦下一辆的士,朝着天安门广场疾驰而去。

当车行驶至距离天安门大约一公里的马路边时,我们便下了车,融入那宛如长龙般的队伍之中。原来,早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比我们早一步抵达。为了亲眼见证那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果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此时,晨曦尚未展露,天空一片朦胧。秋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路灯仿佛眨巴着疲惫的眼睛。我们一家人即便身着秋衣秋裤,站在缓缓向前移动

的队伍里,仍能感受到丝丝凉意。然而,这丝毫阻挡不了我们人生中第一次前往天安门观看升旗的澎湃激情。

一路上,外孙兴奋异常,犹如一只欢快的小鸟,蹦蹦跳跳地跟随着我们前行,不停地询问关于天安门的各种问题。女儿则耐心地一一解答。我和妻子边走边听,心中充满期待。

大约缓缓前行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那心驰神往的天安门广场。此时天还未亮,但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

我们在人群中来回穿梭,竭力寻找合适的位置。女儿紧紧地牵着外孙的手,生怕走散。最终,我们在距离旗杆100多米的栅栏旁站定等候。

这时,天边开始泛起鱼肚白,只见游客黑压压一片。外孙好奇地张望着四周,小脑袋不停地转动。我凝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八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

突然,人群中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原来是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大门口走了出来。他们扛着国旗,身姿挺拔,步伐坚定,目光如炬。

所有的游客齐刷刷向护卫队望去,抱在妻子胸前的外孙顿时瞪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仪仗队。他们

的身影在晨曦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威武。当仪仗队依次跨过金水桥和长安街,走到旗杆下时,全场顿时安静下来。随着激昂的国歌声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一刻,我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和所有的游客一样,举起手机拍照。

外孙虽然还小,但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一刻的庄严与神圣。我的心中也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看着那飘扬的五星红旗,我仿佛看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看到了无数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奋斗的身影,激动的心情,即使千言万语也难以形容。

看完升旗仪式后,我们一家人依然不愿离去,沐浴着阳光,在天安门城楼、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广场中心巨大的花篮前,悠然漫步打卡拍照,欣赏着天安门、国家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的雄伟之姿,我要把在北京看到的这一切,永远定格在我的手机里和心中珍藏,分享给亲朋好友。

回到酒店,我们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次看升旗将成为我们一生中最为珍贵的回忆,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仪式,更是一次心灵的深刻洗礼,让我们对祖国的热爱愈发深沉。

丽州八景

李向青

东郭望春

廓外沧波远,群峰叠叠间。
溪弯半弧月,月转一篙湾。
太守先舟过,诗仙未马还。
云英开几度,春色不曾删。

西津晚渡

古渡今无见,廊桥接远空。
灯悬疑彩练,日落现霓虹。
归鸟苍茫外,闲情暮色中。
云烟有时尽,流水去难穷。

白云积雪

峰峦平地生,天洒梨花绝。
向日佛光成,凌云瑶阙设。
人间幻海桑,造化随明灭。
豁然天地开,琼玉堆高洁。

双溪流月

双溪如锦带,宛转过重城。
漱渊南来碧,浑沦北至晴。
晦明原不定,清浊要分明。
一郡犹如此,人间须正名。

古塔斜阳

一塔耸然立,其端云去留。
常攒无量德,自却七重忧。
因善成缘果,相扶安旧畴。
斜阳光在梦,岂必梦庄周。

万安疏钟

上封何所见,入目矗天楼。
寺远僧无觅,街明车似流。
烽烟随水逝,火树共云浮。
明月千年在,一杯销旧忧。

松石招云

树若得其道,何须意在龙。
亿年诚有待,百劫不相从。
筋骨粼粼在,烟云历历重。
观棋柯未烂,绕郭响疏钟。

桃洞浮花

常自溪沿走,桥前每叹嗟。
花浮洞中水,水送月边槎。
士毅今何在,桃源梦已遐。
野云高厦隔,无处访烟霞。

鹧鸪天·梦登方岩

陈昭君

久慕方岩未得行,几回梦里踏云程。
一桥如带浮空挂,百步成梯绝壁横。
穿雾霭,越峥嵘,天门开处见澄明。
他年若遂登临愿,也共焚香拜圣灵。

题永康方岩

张云燕

巍然城堡设雄关,绝壁飞桥不等闲。
泉水经峰三百转,钟声出阁几回环。
诸贤问道名千里,一任为官醒九寰。
若许金汤能永固,民心所向是江山。



广电路的黄山栾树褪去翠绿,渐染金黄。 杨成栋 摄

乙巳“双节”忆恩师

□张泽宏

又是一年国庆、中秋双节至。本是金桂飘香的季节,但是今年的秋天来得有点晚。从南边斜射的太阳,早已回头过了北回归线,却比夏至日太阳直射的时候还要热。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双节。40年前的那个下午,没有今天这样炽热当,而那天地处县城山川坛的商业会堂,也像今天一样热浪蒸腾。

有关部门正在为我们八五届永康电大汉语言文学班举办毕业典礼。我已记不清有哪些领导来参加这场典礼,有谁讲过什么话,但是那天坐在主席台上的一个人,让我终生难忘。

他白发稀少,前额宽广,有人说他是智慧老者,是用脑过度而早生华发,有人说他是慈祥老人,心里惦记着芸芸众生,惦记着我们这一班同学,惦记着电大所有班级的同学,时有所思,心有所系,所以过早谢顶。

他慈眉善目,好像从来就没见过他发过火。然而,有一次班里考试,他发现有名学生在偷看别人的试卷时,他没有大声呵斥,却双眉倒竖,两眼如怒目金刚,恨铁不成钢的眼神表露无遗,他说话低声细气,一口东阳腔的普

通话,有时还带点永康腔,初时如听天书,听多了能听出大概,再听多了,就能听出八九不离十。那略带沙哑的腔调里,我们听得最多的是他对学生们学习上的困难、毕业后前途命运的关心。他的嗓音是去有关部门为我们争取权益而沙哑的吧?

他写得一手好字,犹工草书,握笔如挥巨椽而屡起微澜,泼墨如刷天河却翩若惊鸿,其字有张旭之意,而少其狂;有钟繇之神,而追其韵。同学们以能得他一幅墨宝而额手称庆,我生来腴腆,自惭形秽,从不敢向他讨要片纸只字,而此憾绵绵。

最忆者,是他从不轻看我这个才学平平的乡下学生。

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40年前山川坛商业会堂的那场毕业典礼,是他力排众议,坚持让我作为毕业生代表上台发言。我在台上讲了什么,记忆里已是一片空白,讲了哪些话,对我的后半生是起了特别重要的转折意义,还是毫无意义,我从未考究。前不久,我听同学们说,那天参加我们班毕业典礼的,有很多是县里各部门单位的领导和人事干部。我愕然一惊。

人生的命运和境遇,是由千百万个看似偶然的小事件一步步发展为必然,进而发展为自然的。

那场毕业典礼一年后,县供销社社派我去金华供销学校培训,再一年,县公安局来人借调我去县颁发身份证办公室;又一年,借调期满,我正式调到县供销学校当教师,再后来,调到县供销社。从基层供销社的普通营业员、中层干部,到供销学校教师,再到县供销社机关,难道说这仅是我个人努力,或者说仅是偶然的机遇,是好运一直眷顾我这么简单吗?

我是一个记情的人。虽然没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那种豪迈气概,但是,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人,我都会记在心里。

我不是千里马,我只是一匹蹒跚而行的驽马。驽马再鲁钝也知回报主人的知遇之恩,非忘报也,是不断负力前行以为报也。

驽马常有,而擢驽马于泥途的主人不常有。

他,就是恩师金茂康。金老师,您不会怪我这篇迟到的纪念小文吧?